

首先是国立列宁图书馆的丰富经验。

苏联文化部設立了图书馆工作問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設立，可以帮助实现规划方面的协作，和对推荐书目工作的統一领导。而这些措施，对于

完成苏共党第21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決議向苏联推荐书目所提出的重大任务，是非常必要的。

（范先翔摘譯自“苏联目录学”，

1959年第2期）

工人用書目参考材料应当是什么样的？

B. N. 格蘭斯基

我們認為工人用的書目参考材料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应当是为具有狹隘專門知識的工人們单独編制的書目索引呢？还是为一种專業的全部工人編制的書目索引呢？換句話說，出版哪样的書目索引較為合理：是单独出版装配鉗工、制造器具鉗工、修理鉗工用的書目索引呢？还是出版各种鉗工可以共同使用的書目索引呢？最先，我們准备出版电焊工人和汽焊工人，装配鉗工和制造器具鉗工单用的書目索引；然而，这种書目索引有重大的缺点。主要的缺点就是：它們的讀者用途是狹隘專門的，使工人們看不到关于自己專業其它方面已經專門化同志們的成就的材料，关于他們所使用技术的新書的材料。例如，修理鉗工可能成为对于装配鉗工所用装配某样机械和装备的新奇的更合理的方法毫无所知的人；六筒車床鏤工可能会不知道螺紋鏤工所改善的鏤螺紋的削切工具。此外，在每一种狹隘题目的書目索引里，还都必须重复一些同样的書籍和参考材料。这些理由迫使我們不得不編制那些可供具有各种相近專門知識的广大工人們使用的書目参考材料。但是必須附帶說明，这种方法仅仅对于这等專業的書目索引是正确的，即这等專業的各种狹隘專門知識或者是在所进行的工作、使用設備等等的性質上都相近似的（鉗工、鏤工、电气机械裝置工），或者是有一个統一的生产过程密切联系着的（鑄造的生产）。至于那些沒有分出独立專門知識的各种專業的工人（如研磨工、鉋工、銑工）用的書目索引，仍然应当是狹隘專業的書目索引。

另一个重要問題，就是应不应该編制可供各种熟練程度的工人（如3—4級工人和更高的熟練工人）单独使用的書目索引，还是以編制可供特定專業共同使用的書目索引更为合理？在我們看来，共同使用的書目索引是必需的，因为，第一，提高熟

練程度是一种經常不断的過程，很难把它分为适合于这一級或那一級的各个阶段；第二，工人要提高自己的熟練程度很少取决于熟練程度上的等級，而多取决于本身的特点，即一般教育程度、实际經驗和專業知識、工作性質、生产兴趣等等。此外，光憑熟練程度的等級来选择工人用的技术書籍，往往是主觀主义的，并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严重的困难和錯誤。

因此，我們得到了一个結論：在書目索引里推荐書籍时，不能把讀者的熟練程度的等級当作主要的决定性的標誌，不能为各种熟練程度的工人分別編制書目参考材料。图书馆应当出版的，是供一个專業的各級工人共同使用的書目索引。

对于一个刚刚获得职业的青年工人，最初时期必須使他熟悉基本的專門知識、装备的結構和工具的用途、以及技术过程和工作方法等。

熟練工人們的兴趣是很复杂的。例如，一个鏤工可能有扩大其金屬削切理論知識方面的要求、設計削切形状的要求、明确做形設備的運轉原理和构造的要求。保証零件加工的精确性和表面光制精度、削具的几何学影响、削具的耐久性、磨損、削切过程的各种問題、最完善的制品加工、等等問題，都可能使他感到兴趣。当他企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着手加工一个新的复杂的零件时，他就願意知道：国内其他工厂正在使用什么样的加工方法，正在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怎样制造工具，等等。关于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关于革新运动的詳細报导，这些都对发明家和合理化者是必需的，在工人中間这类人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增加着。

因此，在我們看来，書目索引首先应当是給熟練工人們編制的。然而，其中也应反映闡述專業的基本原理的材料。这样的書籍，既可滿足那些初次

着手研究技術書籍的人們的要求，又可滿足那些必須重溫自己專業方面基本知識的人們的要求。

在規定書目索引的讀者用途時，不應當忘記，書目索引必須幫助圖書館員宣傳和推薦技術書籍，還應當考慮到工人技術訓練班的領導者們的要求。

我們規定讀者用途後，便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書目參考材料的目的，不是僅為幫助工人提高專業知識的程度和擴大一般的技术眼界，而且還要能成為案頭上的參考書，從這類參考書中可以取得日常生產工作所必需的知識。對於工人來說，提高熟練程度不是目的本身，所以必須提高熟練程度，乃是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了創造性地參加生產，為了積極地合理地进行工作。因此，我們就應該用新的方式來解決書目索引的選書問題，及其中材料的組織形式問題，等等。

被推薦的書籍的範圍應當是相當廣泛的。不能僅限於列舉某一專業最重要方面的幾種基本教材和兩、三種書籍。現今的生產條件、技術過程和生產方法的經常改進，都在要求工人不但要知道自己專業的基本原理，還要知道其它許多一般性的技術問題。所以，在書目索引里也必須包括各種普通技術問題的書籍。

書目索引里應當反映深淺不同的書籍——從青年工人用的工作手冊到匠師們用的書籍，而在個別情況下，還應反映高等學校學生用的教材。在各個中央圖書館所出版的書目索引里列入最有價值的地方出版物，也是完全合理的，因為這等書目索引是要普及到蘇聯全國的。

提高專業理論知識的書籍的宣傳，是和關於先進生產技術經驗的報導密切結合的。把科學的成就、生產革新者的經驗、生產過程的機械化和自動化、製造程序的合理化、以及先進生產者的新的勞動方法等廣泛地報導給工人，這是書目工作者的一項巨大的、重要的和光榮的任務。這樣的報導，可以幫助工人們得知科學技術方面的新成就，並把這些新成就應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提高勞動生產率。

工人用的書目參考材料的任務，就是搜集全部關於先進經驗的零散資料，把它系統化後推薦給讀者。有些圖書館員，特別是大眾圖書館的工作者，對於把館藏中所沒有的或罕見的書籍列入推薦書目索引的辦法，持有種種反對的意見。在我們看來，

這些意見都是沒有根據的。他們說，不能給讀者推薦館藏中所沒有的書籍，這種論斷，根本是不正確的。圖書館員的任務不能僅以宣傳本館的藏書為限，他的責任是推薦一切最好的、能夠充分滿足讀者需求的書籍。讀者們時常有可能通過館際借書，或者利用照相复制而得到一切必需的書籍。上面講過的這些理由，使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在工人用的書目參考材料里，必須廣泛地列入關於先進經驗的資料，不管這些資料的類型和出版地區怎樣。關於這些資料的報導，可以幫助圖書館，首先是科學技術圖書館和工會圖書館來挑選對它們有用的出版物，以便後來再用購買、預訂、交換或按館際借書預借的方法獲得這些出版物。

這樣廣泛地把書籍列入書目索引，就要求在書籍的分類排列上和編制形式上加以一些改變。在一種書目索引的每個門類前面都應該附上簡單的引言，說明有哪樣的資料列入這一門類，並且提出怎樣利用資料的方法性的建議。對資料的註釋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們決定在註釋里比較完全地揭示出書籍的內容，指點出同一題目各種書籍之間的不同處，使讀者容易選擇對自己最為適合的書籍。

我們在1956年出版的一些書目參考材料里，所有書籍都是一線排列的。在第一位上排列着擬定給程度最低的讀者們使用的書籍，其後的資料則按由淺到深的順序加以排列。在個別的情況下，我們還用幾句話來介紹那些內容最深奧的書籍。

然而，關於某些專業必須在書目索引里反映出比較大量的書籍。我們為力求使讀者選書容易起見，在某些書目索引，例如電氣工人和鑄造工人用的書目索引之首，還列上了值得推薦的書籍的目錄單，這些書籍是專給那些剛着手研究專門技術書籍的工人們推薦的。

我們把印數不多、用來交流生產經驗的機關出版物單獨立為一個門類，名叫“先進生產技術經驗”。這樣做，是因為這類資料都是關於各個局部問題的，主要是供參考使用的。如果把交流經驗的出版物列入有關專業方面系統知識的基本書籍中，那麼查閱起來就會發生困難。

為了便於利用書目參考材料，輔助工具具有重大的意義。

不僅在研究某一專業的各种問題方面有幫助，而且在生產和合理化活動方面也有幫助的工人用的

各种書目索引，都应当具有輔助工具，首先是最为有用的标题索引。

然而，在編制标题索引时，我們碰到了一些重大困难。一些对于基本書籍合适的类目，用于“先进生产技术經驗”这类資料时，却觉得过分广泛了。例如，这类資料中的一份关于将四把車刀固定在一種工具上削刻螺紋的新方法的說明書，就要被淹沒在“螺紋削刻法”的类目里，甚至在这一类目下尚有若干小类的情况下，也恐难免被淹沒。但若制編設有一些狹隘类目的書目索引，則又势必引起基本書籍的过份細分：在每一小类里将要集中数十种書籍的參見。这样一来，就使人难于查找必要的記載，且会大大增加标题索引的篇幅。

在編制鑛工用的書目參考材料时，我們曾經取消了把基本書籍列入标题索引中。这种解决方法是

不正确的。因为書中所包含的重大而有趣味的資料，沒有在标题索引里得到反映。在电气工人用的書目參考材料里，仅給基本書籍編制了标题索引，而对“先进生产技术經驗”这一类的全部資料，都按标题款目的字順来排列。因此就沒有專門为这一类資料編制标题索引的必要了。

我們所出版的一些書目參考材料，还都加上了人名索引。例如，在書目參考材料“鑛工要提高熟練程度应讀些什么書”中，我們就加上了一個“鑛工革新者人名表”。这个人名表可以帮助人們迅速找到同一个革新者有密切关系的各種問題的書籍。此外还可使用其他一些輔助索引。書目參考材料的編者們应当仔細考虑，为了更好地反映書目索引中的各种資料，使用什么样的輔助索引才是合理的。

（苏大梅摘譯自“苏联目录学”，1957年第48期）

論圖書和論文統一編目的讀者目錄

C·И·科培洛夫

圖書著录在目录中反映，期刊論文在普通參考卡片中反映，这种制度长期以来已在圖書館实际工作中被确定下来了。

其实，这种純粹按照形式特征，人为地把論文介紹和圖書介紹分离开来，使得目录的内容变成空洞的东西而脱离了讀者的需要。因此，目录对讀者挑选所需資料的帮助就很小。

由这一观点看来，圖書和論文分別反映在書目參考工具的两个不同部分，經常由于分类表的不同，而在范围上和組織上也就互不統一，这种情况不能認為是合理的。

所有这些都說明，势必产生讀者分类目录和报刊論文普通參考卡片合併而建立統一的讀者目录的問題。

組織这种目录是这样的急需，以至个别圖書館（高尔基省圖書館、列宁格勒的許多圖書館）在几年前就已經开始編制了。

列宁格勒市契訶夫区圖書館組織統一目录的經驗是值得注意的。直接組織这项工作的圖書館員米列尔写道：

“讀者目录和报刊論文參考卡片的合併，能使

書目參考工具的内容更加丰富，因为它的每个类目都指出了那些沒有出版書籍的問題的报刊論文，这就保證了更充分地滿足讀者的需要。例如，从建立这一書目參考工具几个月来在讀者的268次諮詢中，有240次不仅从書中，而且也从期刊論文中找得了解答”。这些理由，也使建立圖書和論文統一編目的讀者目录這一問題，重新成为圖書館界注意的目标。

众所周知，1953年到1954年“圖書館員”雜誌和“苏联目录学”集刊都曾发表过有关大众圖書館的讀者書目參考工具的組織原則的辯論文章。

建立圖書和論文統一編目的讀者分类目录的問題，是列文的“分类目录是推荐性的書目參考資料”和科尔苏諾夫的“論圖書和論文統一編目的讀者目录問題”两篇文章的中心。

分析了爭論的文章和研究了許多圖書館的書目工作，就可十分清楚地看出圖書和論文的統一編目确实具有許多优点。

在目录中反映报刊論文，使目录具有了现实性，增加了目录的政治尖銳性。出版的自然緩迟，而有时关于现实問題的圖書又沒有，因此迫切需要在目